

面，並且要親自贈送給我去年八月剛出版的著作「Kisah Si "Bima" Yang Dipingirikan」，他親筆簽名寫道『謹敬贈給我在台灣最親密的朋友』，並另贈送印尼尤托約諾總統為他出書的致賀詞原稿，我回台之後才細讀他的大著，使我更瞭解他為何被印尼民眾視為是一位不計較名利地位的無名英雄的種種原因，也讓我能夠認識這位可敬的公眾人物引以為傲。

壹、班邦與歷屆印尼總統的交往

班邦今年已六十八歲，不算太老，不過他和印尼獨立之後的國家元首，從蘇卡諾到現任尤托約諾總統，都有不平凡的交往。印尼獨立革命戰爭時期，班邦還很年輕，但他那時已經自願加入了抗荷青年軍，並蒙蘇卡諾召見，成為少數抗荷時期已經面晤蘇卡諾的青年戰士，這一段時期孕育了班邦民族主義愛國情操的啟蒙時期，也奠定了他日後決定要為印尼國家民族努力奮鬥及奉獻的意志。不過他雖從年輕時期十分支持、

崇拜蘇卡諾的愛國愛民的思想，但當蘇卡諾日後『晚節不保』，無法治理國家大事時，班邦也無法認同蘇卡諾偏離正道的不明智作為，他非常惋惜這一不幸事實的演變和日後的發展。在『倒蘇』的社會運動裡，班邦在大學生的社會改革運動扮演了重要角色，自六〇年代起，印尼大學生和社會青年所發動的各種政治，社會改革運動，處處都有班邦的蹤影，也奠定了他在印尼社會運動的主導力、動員力和影響力。

班邦承認

他年青時期像當時許多印尼年青人一樣，非常崇拜蘇卡諾的領導魅力。不過，後來他看到蘇卡諾



班邦與老友尤托約諾總統擁抱笑談。

的弱點浮出台面上。他認為蘇卡諾終於失勢下台，主要犯下了兩個重大錯誤。第一個大錯誤是蘇卡諾想運用權力，提倡所謂的『納沙貢 NASKOM』思想體系，試

圖把民族主義、宗教以及共產主義（Nasionalism - Agama - Komunism）結合成一體，成為印尼的國家信仰。當時蘇卡諾有自信以為印尼共產黨不會背叛他，同時共產黨是可以和宗教相結合。第二大錯誤是蘇卡諾提倡『納沙貢』的結果不但引起印尼國軍的不滿，甚致因而造成印尼國軍的內部分裂，有的公開表明支持『納沙貢』的理念，有的表示反對，反對者包括當時赫赫有名的納蘇森將軍 Jenderal Nasution 和雅尼將軍 Jenderal Achmad Yani。他們始終和印尼共產黨不共戴天，誓不兩立。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印共發動政變，許多高級將領被殺害，納蘇森命好逃過一劫，雅尼等將領慘遭毒手喪命，在這時印尼國軍已是群龍無首，內部仍分裂，幸好陸軍仍團結，並且在蘇哈托將軍 Let. Gen. Suharto 領導之下開始進行反擊。班邦當時也參加了新成立的印尼全國大專暨社會青年聯盟，並扮演重要角色，該聯盟當時由哈金（Arief Radman Hakim）及伊德里斯（Fahmi Idris）領導。班邦也參與圍攻當時的

中國大使館及燒毀印尼共產黨中央總部的行動，不過班邦當時仍然懷念少年時期對蘇卡諾的崇拜，因此當憤怒反蘇群眾用腳來踩踏蘇卡諾的肖像時他不忍心那樣作。一九七〇年蘇卡諾病逝時，班邦仍然相信，蘇卡諾不可能是一位共產黨人。

貳、班邦與蘇哈托的交往

印共政變失敗，軍人得勝掌權。當時班邦以為軍人不會走向專制統治，因為軍方親蘇哈托將軍當時宣佈要堅守印尼「班查西拉」PANCASILA建國原則，並將恢復國會的功能及定期舉行大選。後來出現了代表軍方的人物，那就是蘇哈托Suharto。

班邦和蘇哈托有許多交往及回憶可以述說，因為他許多次隨同當時親蘇哈托的實力政治人物和這位印尼新強人晤談。在新秩序初期，班邦滿懷希望民主能夠終於在印尼實現。

班邦在一九七〇年，第一次與蘇哈托單獨會談。他回憶說，蘇哈托與蘇卡諾的作風不同。他第一次和蘇哈托晤談

時，特別注意到他手指上只戴上一個普通的不是有錢人戴的手戒指。蘇哈托的談吐和語氣也溫和，不像蘇卡諾充滿火藥味。蘇哈托也從沒有在講演時創造出一些新口號，但他竟能在位三十多年之久！蘇哈托是典型的爪哇人，談吐溫柔語調平和，給人的印象是一位善良高尚的人，當他開始請你喝茶時，那便暗示談話到此為止，可以結束離去。

班邦與蘇哈托的交往主要是透過當時蘇哈托軍中的『愛將』，也是蘇哈托最得力的左右手，如安全情報首腦穆托波將軍Ali Murtopo，武裝部隊總司令胡瑪但尼將軍Humardani等人。這些人為蘇哈托打天下，穩定江山而主要是靠

軍方所組成及指揮的戈爾卡社會職業團體(Golongan Karya簡稱 Golkar)，為蘇哈托進行政治，社會動員，贏得大選。而戈爾卡主要由三大政治支柱所組成，其中的社會互助團體Kosgoro，是由班邦領導，全國黨員計數千萬人之眾。因此班邦也成為印尼的King Maker（總統人馬或總統的抬轎者），他也成為印尼軍方、國會議員政治人物等紛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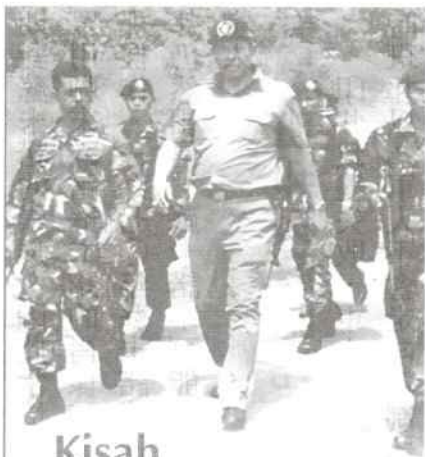
爭取的人物。因此，如果班邦自己有野心想謀取官職應該不會太難。可是他始終保持著君子的風度，從未主動開口想要一官半職是不計較名利和地位的愛國人士。

一九九六年當梅嘉娃蒂所屬的印尼奮鬥民主黨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 (Perjuangan) 總部被反對者攻擊時，立刻引發了政治對立和緊張，當時印尼立刻成立五人小組進行調查，以便澄清事實，避免一場嚴重政治，社會衝突。當時班邦就是五人小組人員之一，他代表人權團體參與調查事件的真相。

蘇哈托對於調查報告結果非常生氣，尤其有媒體報導，在該事件中，有五人身亡，七十八人失蹤。恰好數日之後，當時的國家安全局局長蘇迪必約將軍Let. Gen. Sudibyo，將向蘇哈托總統進行報告，並邀請班邦隨同前往總統府，班邦回憶說我向總統說明，他看到的報告不正確，事件真相仍未水落石出，蘇哈托當時臉上毫無表情，班邦看不出是怒還是喜樂，等到告別和總統握

手，蘇哈托微微露出笑容送客。班邦才猜想蘇哈托並沒有在生氣，這又是爪哇人的典型作風，因此當守在門外的記者們問他總統還生氣嗎？他只能說『總統有微笑』（Bapak Senyum）。

一九九三年在一次會議中，班邦鼓起勇氣暗示請蘇哈托開始培養接捧領導人，這是沒有任何人敢做的事，他用的字是『培養』，但是被有心人扭曲說他要蘇哈托放棄尋求連任甚至下台，霎時，他們之間的關係出現了一些緊張。班邦回憶說，他為人正直不怕他講的話被有心人扭曲。後來蘇哈托也查出真像沒有責怪他，而且繼續重用班邦



Kisah Si "Bima"

班邦前往安汶調解族群宗教衝突，由印尼特種部隊隨身保護安全。

來解決許多國家面臨的危機，如處理安汶島（Ambon）、格倫大羅（Gorontalo）等地區的族群和宗教流血衝突，同時為蘇哈托一再連任作出貢獻。不過班邦始終不願把自己視為蘇哈托的主要圈內人，這樣才能保持他對事物的客觀性，他了解『近墨者黑』的道理。一九九二年戈爾卡黨，曾提名班邦擔任國會議員，但最後被除名，班邦認為這一決定只有來自最高權位的人才敢決定，但他沒有指名是誰，而蘇哈托當時是戈爾卡最高指導員權力比黨主席還大，當時的黨主席瓦和諾將軍（Let. Gen. Wahono），是班邦的好朋友，一向關係密切，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七年班邦曾擔任政治協商會議的議員，三次連任。

班邦擔任人權調查委員會及Kosgoro高級指導員時，經常公開批評政府失策，同時指責政府官員不應只享受權力和權威，而應該了解並滿足人民的願望，他的批評不是出自個人的不滿而是從人道主義的立場，何況許多高官將領都是他的朋友。

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之前及之後，班邦批評政府的聲音越來越大聲、越來越露骨毫無保留。例如他以Kosgoro主席的名譽發表聲明，政府太過份干涉政治及社會民主化的發展，同時阻礙了民主化環境的實現，限制了人民的創造性。因此就有人說班邦越來越有膽量與蘇哈托公開決裂作對。然而班邦說他只不過是反映人民的要求而已。

一九九八年蘇哈托提名哈比比為副總統時，班邦是少數膽敢公開反對的人之一，他認為當時印尼需要有軍人背景的人來擔任副總統。因此他提議由蘇德利諾將軍Gen. Sutrisno擔任副總統，所持理由是（一）蘇德利諾有虔誠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涵養和高尚的民族主義愛國情操。（二）蘇德利諾代表軍方的聲音也獲得軍方的擁護，一旦國家發生重大意外變故，他能團結各方穩定局勢。（三）蘇德利諾曾經擔任蘇哈托總統的侍衛長多年，他的忠誠毫無可疑。（四）班邦與蘇德利諾是多年老友，他了解蘇德利諾的為人和素養。在內閣和國會裡支持班邦的人很多，有人說班邦

正在展開政治游擊戰，直接挑戰蘇哈托堅持要提名哈比比的心，使政治氣氛相當火熱，最後由於蘇德利諾自己一再請求班邦停止為他各處奔跑，並告訴班邦蘇哈托已決定提名哈比比為副總統，因此作罷。但是班邦還不放心，一旦國家面臨大難哈比比有能力來克服嗎？一些將領朋友告訴班邦一旦國家有重大事件發生，國防部長威蘭托將軍(Wiranto)應該可以控制局勢不必他操心。

總而言之，在蘇哈托下台前，班邦似乎已經察覺到印尼正面臨一場巨變，令他不安。不過蘇哈托下台時，班邦基本上認為印尼民眾不可公開羞辱或污辱他，而讓他有尊嚴的離開權力核心，到底蘇哈托和班邦一樣都有爪哇人的傳統風範，凡事不可過份，適可而止，給失敗者一點顏面。

叁、班邦與哈比比的交往

雖然班邦曾反對蘇哈托提名哈比比為副總統候選人，但哈比比繼承總統職位之後他反而全力支持幫助哈比比穩定

局面，因為班邦認為無論誰，依憲法坐上總統寶座都應該支持擁護他，不可因私人厭惡而反對他。哈比比執政時期，班邦也曾多次授命去東蒂汶、蘇拉威西等外島，解決族群及宗教衝突事件。其實他很早和哈比比一家人就已經很熟悉，私交甚好。例如有一年班邦大女兒準備出嫁，有一天班邦帶著妻子、女兒和女婿特地前往總統府，親自呈交結婚喜帖邀請哈比比參加盛會，哈比比不但答應參加婚禮，還包了美金二千元賀禮給他女兒，並且也出席了婚禮。這件事令班邦非常感動。因為他原先是公開反對蘇哈托指定哈比比為副總統最強烈的人。他事後談起這件事說，當初邀請哈比比只是禮貌上應該做的事，因為畢竟他們一家是老朋友。他是不想違反爪哇人朋友社交傳統禮節。沒想到哈比比不計較前嫌，反而成為女兒婚禮上最重要的來賓。這也是印尼人很了不起的文化傳統，雙方互相包容，凡事不可太過份，雙方都贏得面子和尊嚴！

對於哈比比連任失敗，在國會只相差三十二張選票，班邦認為主要由於一

些個人的缺點。首先哈比比無法認清誰是真正的朋友或政治敵人。其次哈比比的重要幕僚從未察覺到會有人暗中出賣哈比比。例如戈爾卡中支持哈比比的結果證明是出賣他的人。

肆、班邦與瓦希德總統的

交往

哈比比下台原本多數人看好阿敏賴伊斯Amien Rais有希望出任總統，可惜因為他和梅嘉娃蒂明爭暗鬥，兩者不願相讓，結果回教政黨及戈爾卡聯手支持Wahid 瓦希德當選總統。

瓦希德未當選總統之前，班邦經常邀請他作專題講演，雖然不像哈比比擁有博士學位，但瓦希德可稱是天生的天拉伯語。班邦非常佩服瓦希德堅持的多元主義及溫和主義的思想和理念。因為那是印尼不可或缺或缺的國家民族發展及生存之道。他更欣賞瓦希德講話開門見山、直接了當不裝模作樣的本。瓦希德任何場合都喜歡說笑，不喜歡太嚴肅的場面和氣氛，就是連一向嚴肅冷面的阿

拉伯國王來訪，席談之間都會被瓦希德所講的笑話逗的哈哈大笑，一時忘了自己的身分。

瓦希德是一位心胸廣闊的回教大師。例如他接受邀請為一間國際性的基督教慈善機構成為監督委員之一。他沒有一點官僚陋習，只要有重要國家大事要向他報告，任何時候都可以直接前往總統官邸向他報告。有時他會見內閣官員來訪，他卻赤身只包著一件沙龍(SARONG)，腳穿拖鞋，令穿著西裝打領帶的高官哭笑不得。

瓦希德的被迫下台，顯露了他一些缺點，首先，他不太會選用身邊主要的親信助手。不過，他執政時間很短，也拿出一些亮麗的成果。例如保障少數弱勢族群的權利和福祉，推動民間社團的發展，重視民間的聲音，政壇上很少有真正的敵人，其次瓦希德估計錯誤以為身為三軍統率，軍方會對他忠心耿耿，結果證明軍方暗中支持國會通過決議案，彈劾總統。顯然他錯估了印尼政治的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

伍、班邦與梅嘉娃蒂的交往

班邦對梅嘉娃蒂總統的觀察認為，她沒有把自己的優點和能力充滿展現出來，反而是她的缺點顯現無遺，這主要她身邊缺少賢能的智囊團。不過梅嘉的行政協調能力很強，使印尼經濟成長，同時她執政時期印尼政局相當穩定，梅嘉不喜歡空談，放空話做秀。因此



班邦會見前總統梅嘉娃蒂

有些人認為她不太會與民眾溝通，實際上梅嘉一旦發表有具體內容的講演，她的口才使人想起她父親蘇卡諾的魅力。例如某次在巴厘島舉行奮鬥民主黨大會，她講話的口才和動作簡直和蘇卡諾一模一樣。梅嘉也非常關心印尼族群的衝突問題，有一次我們坐海軍戰艦去安汶島，去協調族群衝突，她也隨同我們同坐軍艦前往安汶島。

梅嘉娃蒂一向反對為了選舉動不動

就修改憲法，她同時堅持為了發展民主，印尼在中央和地方進行直接選舉。根據班邦的觀察二〇〇四年大選梅嘉輸給現任尤托約諾總統，主要她缺乏得力助手來規劃政治藍圖。沒有充份和群眾溝通，也沒能好好累積政治資本。同時她的對手尤托約諾的政治行情正在攀升，與梅嘉競爭，反而使尤托約諾的聲望一直往上衝。

班邦認為印尼的民主政治還在成長中，一位原本是總統的屬下出來挑戰總統寶座，在西方發達國家也許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但在印尼現有的政治文化是不太好的，不過既然已經發生，就讓它成為印尼政治的一部份吧！然而班邦沒有意料到，在二〇〇九年的大選，同樣的不幸事件又重現了，前副總統卡拉(Jusuf Kalla) 向原來的上司尤托約諾總統挑戰，爭取總統寶座，使印尼政壇出現為了爭位，不惜一切手段的政治競爭。

陸、班邦與尤托約諾總統的交往

班邦與尤托約諾是老朋友，早在尤托約諾擔任印尼國軍社會暨政治事務參謀總長時，他們就經常會晤，當時的三軍總司令是威蘭多將軍 General Wiranto。也是班邦很要好的朋友，從班邦與尤托約諾長久交往的經歷，他深深感到尤托約諾有良好的修養，心地善良思想清晰談吐溫和，從沒有大聲說話或口出粗言。因此班邦那時常常鼓勵尤托約諾不要因為他個性溫和而懼怕去做該做的事。

由於這些人不知道他們倆有長久深厚的交往。例如數年前當班邦在家中慶祝他六十歲大壽時，約托約諾總統夫婦當天特地前往祝壽，並在晚宴上總統和內政部長 Mulyadi 及班邦三位在台上齊高唱幾首印尼及英文流行歌曲，晚宴一時進入熱鬧高點，隔日印尼各大報頭條新聞，還刊登他們三位同台歡唱的照片，標題寫道「印尼政壇三位高大人物同台唱歌」。他們三位每人身材高達一百八十多公分在印尼政壇並不多見。

投機取巧，為人光明磊落，這也是我多年來認識班邦最深刻的印象，像他那樣廉潔、不貪名利地位、有風骨的社會賢達，在印尼的確是罕見的。

尤托約諾總統不久前曾頒發印尼國家最高榮譽勳章給班邦，以表揚他對國家的多年貢獻。的確從印尼獨立以來，班邦歷經了歷屆印尼總統的厚愛及重用。另外鮮為外界知道的是，班邦曾多次私下調解或溶化印尼高級將領之間的誤解或恩恩怨怨，他的慣用協調方式是利用回教開齋日或回教過年，邀請雙方當事人前來他住宅聚餐，在美好的氣氛及班邦的善意之下，再大的私人怨恨也即刻消失無踪了。班邦的才智、為人風範以及廣受尊重的聲望也可見而知了。

這段時期班邦在印尼人權委員會擔任要務，也曾經應當時擔任社會、政治暨安全事務統籌部長的尤托約諾為政府協調解決許多有關人權紛爭的重大案件。因此班邦時常前往總統或總統官邸與尤托約諾晤談。許多人覺得奇怪，班邦明明是支持前國防部長威蘭托，他怎麼另方面與尤托約諾關係如此親密？這是

托約諾贏得許多大選的最主要政治組織，而班邦是該黨成立當初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班邦在全國至少有數千萬的 Kosgoro 支持者，他的民間聲望、衛護人權的努力、群眾號召及組織能力使他成為尤托約諾競選總統時最重要的「抬轎者」之一。然而尤托約諾總統上任之後，班邦未開口尋求一官半職。認識他的人都說，以班邦的學識、聲望以及作風，想入閣當部長應該不是一件難事，但是班邦就是一向公私分明的人，他可以為朋友賣命但不求回報，他從不

（作者區鉅龍曾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外交系兼任印尼文教授、行政院研考會主任秘書、英文中國日報、中國郵報 Asia Bulletin, Free China Journal, Taiwan Today 及印尼星州日報等主筆職務。）



尤托總統頒授印尼國家最高榮譽勳章表揚班邦為國家的貢獻。



筆者2010年10月在雅加達再次和班邦歡聚